

魅力文化
火花
工作室

天下同萌



酱油女官

一入幕僚深似海，从此节操是路人

萌文教主【天如玉】《娘子在上》后再刷萌宠下限

【天下同萌】系列直达爆笑沸点！

平步青云也就算了，还染指了摄政王！看清楚，是摄！政！王！国民男神有没有！

连载三坑款：“新洗女子才便是德，夏卿，你真真是……”

落魄民女求饭票
摸爬滚打成一品女官
交来使 \times 平水患
除贪乱 \times 定江南



天如玉 著

醬油官

中国商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酱油女官 / 天如玉著. -- 北京 : 中国商业出版社,
2014. 4
ISBN 978-7-5044-8432-1

I. ①酱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0182 号

责任编辑: 王 彦

中国商业出版社发行
010-63033100 www. c-book. com
(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 1 号)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* * * * *

880mm×1230mm 1/32 开 9.5 印张 330 千字
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2.80 元

* * * * *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)



目录

后记

295

卷三：将子将走

219

卷二：平步青云

125

卷一：甘霖浮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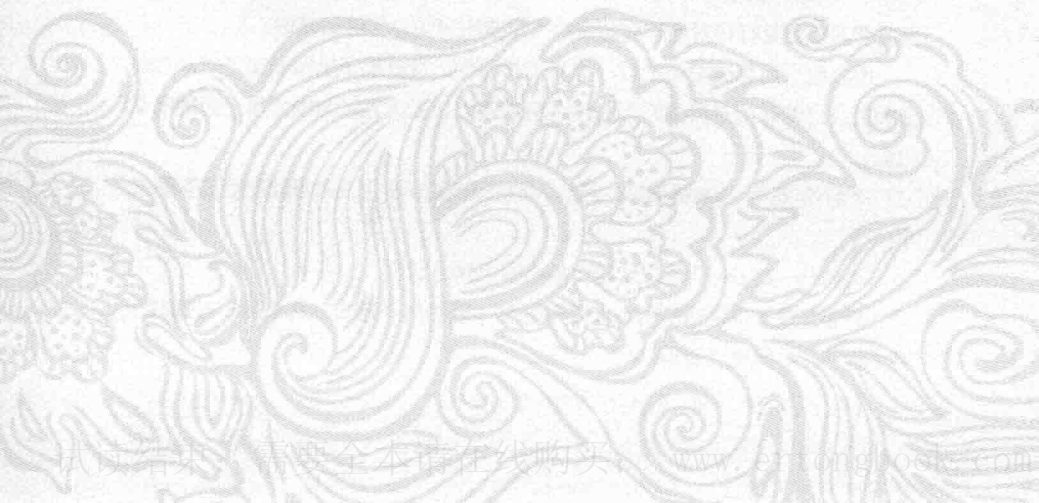
006

楔子

001



楔子



梁国已经乱套了。

自从崇光帝于半年前两脚一蹬驾崩了，江山交给了未满八岁的儿子，儿子交给了不到三十岁的皇后，朝政大权则交给了其十七弟晋王之后，梁国就乱套了。

说起来，梁国传到这一代幼帝手上不过才第六代，正值鼎盛时期，只是先帝这一走，委实匆忙得很，一下子便引发了大动荡。先是边疆外族蠢蠢欲动，接着国内以先帝亲弟——吴王为首的几位王爷因不满晋王辅政而发动了叛乱。

先帝骤崩，幼帝失怙，内忧外患，摄政临朝……

一时间，“天下大乱”成为百姓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。

晋王萧峥受先帝临终嘱托，于国家危难之际毅然决然地接手了这般纷乱局面，受封为摄政王，年纪轻轻便担当起总领朝政之重任，实乃大无畏，大智大勇，大大的英雄……

“这些话都是谁说的？给朕拖出去砍了！”

御书房内，小皇帝萧翊在听了礼部尚书对摄政王照例的吹捧之后，摔了一只镶玉青田石砚台，吹鼻子瞪眼，吓得礼部尚书缩着脖子不敢吭声。

“陛下息怒，张大人来是有事要禀的。”随侍的小太监福贵小声在皇帝耳边提醒，好叫他早些收拾仪态，以免被摄政王的耳目把刚才的话给听了去。

这张大人也是，朝中所有人都知道小皇帝不满摄政王，他还敢在皇帝面前这般吹捧，这不是找骂吗？

小皇帝虽然还未满八岁，在宫中见多了尔虞我诈，这点眼力还是有的，更何况李太后更是每日对他耳提面命：“皇叔很可怕，接触需谨慎。”

所以这一通怒火发完之后，他又元神归位，端着架子坐回书案之后，看向张大人：“卿有何事要奏？”演技之精湛差点让张大人以为刚才那一声狮吼是幻觉。

“启奏陛下，奉摄政王口谕，下臣来通知陛下与青海国女王联姻之事……”

“通……知……”小皇帝精致的小脸上满是怨念。

有这么跟皇帝说话的吗？他是皇帝啊，居然用“通知”这个词，对摄政王用“奉”，对他用“通知”！

小皇帝脸色潮红，心跳加速，好半晌才幽幽地舒了口气，将思绪放到正题上：“你刚才说叫朕做什么？”

“奉摄政王口谕……”

你一定要如此激怒朕吗？小皇帝额头青筋突突直跳，怨念无限。

张大人却毫无所觉，继续洋洋洒洒道：“王爷言青海国国民骁勇善战，与之联姻可以形成抵御外敌入侵的屏障，如此才可专心应对国内叛乱……”

“啪——”

这次摔的是描金檀木笔架，紧接着是书，从《春秋》到《史记》，各类大家文典……

托小皇帝的福，张大人充分接受了一把文化“洗礼”。

“滚！给朕滚出去！”

青海国是什么地方，那里是女子的天堂，男子的地狱。

那里的皇帝和大臣们都是女子，男子却如同大梁的女子一样，只能做最基本的工作，担任最不起眼的职务，还要在家里对女子言听计从。

摄政王居然让他堂堂一朝天子去娶青海国的恶婆娘？

好狠的心哪！

张大人已经被文化的“浪潮”给席卷出门，皇帝犹不解气，桌上的东西能丢的都被丢了，再无可以撒气的东西。他眼角一扫，干脆掀开了右边桌角上的紫檀木盒，一把抓出里面的传国玉玺，举手就要砸下……

“陛下这是在做什么？”淡淡的略带疏懒的声音自门外传来，随之映入眼帘的是一道颀长的身影。

来人身着广袖玄端，领口和袖口处以金线绣了腾龙纹样，腰缠镶金绶带，侧垂紫穗白玉珥。漆黑如墨的发丝被整齐地束于金冠之中，眉眼俊逸，顾盼之间自有一股风流之态。只是那唇边微微勾起的笑意，虽然和煦如春风，却叫福贵的膝盖软了一下。

“参、参见摄政王。”

摄政王得了恩典，可免行跪拜之礼。

萧峥目不斜视地一路走至皇帝跟前，垂下头来，深如幽潭的双眸轻轻一转，自皇帝举着的玉玺上扫过，敛去了笑容。

皇帝仰头看着他，受这气场压迫，很不争气地膝盖也软了一下。

“陛下真是英明，知晓本王今日要来请陛下用玺，竟早就准备好了。”萧峥自袖中取出一份诏书，平摊在皇帝面前，轻轻抬手，“陛下，请吧。”



皇帝无语问苍天，福贵跪在地上一个劲地给他递眼色，您就盖了吧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啊。

皇帝悲愤许久，心情沉痛地缓缓落印，快要盖之上时，一眼扫到诏书内容，正是去青海国求亲的国书，手下一顿，再也不肯按下。

一只手盖上他的手背，微一用力，尘埃落定。

“陛下放心，与青海国联姻只会对我大梁有利，你做得很好。”

萧峥取了国书，微微一笑，转身离去。如同来时那般，步履沉稳，广袖轻拂带出衣袖间的轻响，腰间玉佩摇曳。

皇帝犹自举着玉玺发蒙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一把丢开玉玺扯着嗓子干号：“父皇啊……儿臣不干了啊……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啊……”

陛下虽然不情愿，与青海国的联姻却势在必行。

当今大梁国内形势危急，皇帝的亲叔叔吴王萧峻占据江东，与朝廷分庭抗礼，成天散布着萧峥意欲篡位的谣言。

萧峥原本要与之一战，但考虑到幼帝即位不久，根基未稳，届时形势稍有不和，那些大臣便很有可能会趁机倒戈，还是决定暂时按兵不动。

与此同时，边疆的几个国家正对大梁虎视眈眈，萧峥唯有依靠地处中间的青海国来抵御，这样才能养精蓄锐，届时才好把萧峻等人一锅端。

想法是不错，可是思虑周全如摄政王，也没有想到这次联姻并不如想象中的那般顺利。

青海国女王今年已经十一岁，比皇帝陛下大几岁也就算了，问题是人家是大权在握、十分有主见的……小女王。而大梁却只知有摄政王而不知有皇帝，是以，她很不待见大梁的皇帝陛下。

具体情形是，一个月之后，小女王陛下十分委婉地回了一封信给摄政王，言：“汝等以天朝上国之尊求亲于吾等化外之邦，孤心中实为难安……且两国风俗迥异，贵邦轻视女子，绑手折翼，缚足戮志。孤身为女子，莫敢适焉……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此事不妨作罢。”

萧峥接到信，一直在书房中踱步思考良策，愣是整整一天都没有出门，惹得其贴身护卫赵全差点破门而入查探情形。

一直到过了戌时，萧峥才终于打开了门，对赵全道：“本王想到法子了。”

彼时，得到消息的小皇帝正兴高采烈地准备庆贺，李太后更是在寝宫设了酒席准备与儿子欢饮一番，岂料刚入席，摄政王便带着另一封诏书匆忙而来，

一把将皇帝陛下提溜进了御书房。

“陛下，本王觉得此时绝不可放弃与青海国的联姻。”

萧峥很清楚边关之外的几个国家也有意与青海国联姻，好打通入关通道，所以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他们。

小皇帝被打断了庆贺大事正不高兴，听了还要联姻的话更加不悦：“皇叔，您究竟要做什么？”

萧峥眉梢一挑，唇边那抹和煦却疏离的笑意再度弥漫开来，将手中诏书往皇帝面前一摊，点了点桌面：“请陛下用玺，大梁是时候实行一下新政了。”

皇帝撇嘴，对他口中所谓的新政委实不感兴趣。他心不甘情不愿地举起玉玺，欲盖未盖之际，又好死不死地扫了一眼诏书的内容，心中顿时悚然一惊。

什么玩意儿？要让女子入朝为官？这是什么劳什子新政？

如同很多次一样，一只手盖上他的手背，轻轻用力，尘埃再次落定。

“皇叔……”你疯了吧？

皇帝心中叫嚣，谁来告诉朕这不是真的！

“陛下放心，这只是权宜之计而已，大梁，仍旧是男子的天下。”萧峥微微一笑，转身离去。

既然青海国认为大梁与之风俗迥异，那便顺应一下他们那边又如何？

萧峥出门后不久，皇帝只听他对门外等候的某位官员道：“吩咐下去，明日于全国张榜，摄政王府将招募女幕僚入府，德行俱佳者，举荐入朝为官。”

皇帝惊得一屁股坐回椅子上，世界好疯狂，他不能适应了

父皇啊，我真的不干了，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啊……





卷一
节操浮云





崇德元年，春。

正月刚过，春寒料峭。刚下过一阵春雨，京城大街像是被洗刷过了一遍，一眼望去，入眼的颜色仿佛都比原来清晰了许多。

文素一只手抱着包袱，一只手紧了紧衣领，狠狠地吸了吸鼻子。这天气，她似乎是感染风寒了。

其实她刚到京城不久，因为相依为命的父亲年前染病去世，她便到京城来投奔姑母。只是没想到姑母早已搬走了，文素从江南赶到京城用了足足三个多月，却是白跑了一趟。

现在她正考虑着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。

回江南是不可能了，家里的田地都被族人占了，更何况如今吴王的造反行动也已经扩大到了江南地区。可是留在京城也难，举目无亲，她要如何生活？

一阵风刮过，文素浑身都哆嗦了一下。连老天爷也不可怜她，好好的天竟又下起雨来了。

她身上穿着一件素色袄裙，里面填的本就是去年的陈棉花，再经小雨一淋，寒气四面八方地侵入，哪里还保暖？

文素顶着包袱就往前跑，先找个地方躲雨才是正经的。

有人擦身而过，猛然一下撞到她，文素一下子跌倒在地，包袱扔开了去，立即被那人拾起，然后飞快地朝反方向跑远了。

“啊，抢劫了！来人啊！”

文素慌忙大叫，但是根本没有人理会她。她心急火燎地要去追赶，迎面方向呼啦啦跑来一群人，那些人原来是聚集在一起的，此时被雨一淋都开始四处找躲雨的地方去了。被这一冲，哪里还见得到那个抢匪的人影？

文素欲哭无泪，已经够惨了，还遇到这种事，如今两手空空，叫她怎么活下去？

雨下大了些，她抹了抹脸，忍住泫然欲泣的冲动，赶紧寻找躲雨的地方。

朝前面跑了几步，一眼看到先前那些人聚集的地方有堵墙，上方有个延伸出来的小屋檐，左右各站着一个人，似乎也在躲雨。她心里一松，两三步就冲了过去。站到两人中间的空处，一边拍去身上的雨珠，一边扭头看向两人，这一看却顿时愣住。

先前没有看清楚，现在才发现这两人居然穿着制服。她来到京城后有幸见过几次，这似乎是禁军的服饰。

所以她是跟两个禁军在一起躲雨？

那站得笔直的两人见她冲过来，不约而同奇怪地看了她一眼，又看了一眼她身后的墙壁，异口同声道：“此地并非躲雨之处，姑娘请去别处。”

“啊？”文素顺着他们的视线转身，对上一张写满黑字的黄绢。

那是张皇榜。托她老爹的福，文素是识字的，不仅如此，还识字挺多，所以她一眼就看清了内容。

晴天那个霹雳！太疯狂了，梁国居然要让女子入朝为官？

这不是真的吧？文素大张着嘴毫无形象地看着皇榜，有风中凌乱的倾向。难怪刚才那么多人跑了过去，敢情都是在看这皇榜啊。

确实够震撼！

“姑娘，此地是张榜重地，若是姑娘无意揭榜，就请离去吧。”

这两位禁军还算好脾气，也许是因为文素长得还不错，大眼睛挺鼻梁的也算个美人儿，不然就是直接丢出去也是有可能的。

“嗯——揭榜？”

文素听到这个关键词，又细细地看了一遍，这才发现皇榜上明确地说了摄政王府正在招募女幕僚，不仅有举荐入朝为官的可能还提供食宿，由摄政王府供养……

叮！

文素脑中一阵清响，好条件啊！对于此时为生存犯愁的她来说，摄政王府简直是救苦救难的菩萨，入朝为官什么的都是浮云，关键是提供食宿啊。

文素歪头朝左边的禁军挤了挤眼：“做摄政王府的女幕僚可困难？”

那禁军显然看出了她的意图，严肃的神情缓和了许多，毕竟皇榜发了几日了，还没有一个人敢揭，摄政王正在为此事发愁呢。

“姑娘放心，王爷说了，只要有识之士且是女子即可，并无困难之处。”

文素滴溜溜地转着眼珠，有识之士……

她曾经在爹爹去世之前就提醒过他那些族人的嘴脸，如今都一一应验了，

这算不算是很有见识？

“咕噜噜——”

肚子传出一阵饥饿的叫声，文素尴尬地朝那禁军一笑，看着皇榜咽了咽口水，颤颤巍巍地伸出手去，可是刚伸了一半，她又蓦地收回了手。

此事太过诡异，摄政王府是什么地方，万一要是进无出怎么办？

可是肚子真的好饿，她不能就这么饿死街头吧？

算了，怎么都是死，死也要做个饱鬼，到时候去了地府见了爹爹，就说自己是做了摄政王府的女幕僚才翘辫子的，那也够拉风了！

文素一思既定，眼一闭，牙一咬，伸手呼啦一声揭下了皇榜……

今日的朝堂十分热闹，百官正就新政一事展开热烈讨论。

“微臣以为不可！”年逾七旬的首辅丁正一愤愤地咆哮。

他老人家是坚定的保皇党，更是绝对的大男子主义者。听说了摄政王要让女子入朝为官的决定后，差点两眼一翻就要去陪伴先帝，被他夫人用半碗红糖水给灌回来之后，第一句就骂道：“妇人俱是见识短浅之辈，妄想担当大任，实乃滑天下之大稽！”

于是他夫人用手上的空碗扣到了他头上。

此时他老人家正顶着额头上的半道碗口红印，在殿上继续锲而不舍地与摄政王作斗争：“微臣以为此事万万不可，前汉有吕后专权、外戚当道，唐时有武后篡国、上官为相，这些都是前车之鉴，可见女子染指朝政，实为不妥！”

此言一出，小皇帝身后垂帘微动，李太后在里面低低地咳了一声。

丁大人你这是在骂哀家吗？

丁正一意识到自己失言，赶紧改口：“无论如何，女子入朝为官断不可行，必会动摇国本！青海国与我天朝上国联姻当觉庆幸，居然还挑三拣四，实乃荒谬！”

摄政王萧峥静立于百官之首，面容沉静，默然不语。

小皇帝悄悄望了一眼萧峥，心中暗自为丁正一喝彩：好样的，丁大人！

立于萧峥身后的兵部尚书陆坊看了一眼他的背影，出言道：“丁大人此言差矣，须知此时边患犹存，与青海国联姻是为了大局，顾全大局而暂行新政并不至于动摇国本，待他日联姻大事一成，撤去新政即可，有何不妥之处？”

王爷党们闻言纷纷附和：

“就是，就是，有何不可？”



“做人不要这么古板嘛……”

“可不是，太古板了！”

“……”

皇帝的脸黑了一半。

“臣也以为不可。”左都御史王定永出列，朝皇帝行礼道，“自古没有女子入朝为官的先例，祖宗之法不可废，陛下理当立即撤除皇榜。”

若说丁正一是因为身为保皇党而反对摄政王，王定永则毫无党派可言，他只是就事论事，一切以礼法和祖制为基础。

王定永今年五十不到，面白无须，面容刚正不阿，恰如他的性格，古板迂腐。对他而言，阻止一切新事物就是他的使命，是他的职责，是他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！

陆坊继续进言：“微臣认为与青海国联姻可以不费我朝一兵一卒而保全边疆，实乃上上之选，而推行新政乃是这一切之基石，如此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，陛下应该敢为天下先。”

“一派胡言！我天朝泱泱大国，外族夷狄来犯，派兵驱逐便是，何须那些个女子帮助！”

丁大人再次动怒，随着他这一嗓子，保皇党们也纷纷予以声援：

“没错，那些女人能有什么本事？难不成还真的要靠她们来保大梁？”

“女人就在家相夫教子，居然要出入庙堂，实在荒唐！”

“说得对，我们天朝上邦，难道还敌不过那些个蛮夷？”

“……”

小皇帝的脸上又露出了微笑，丁大人斗志昂扬，王定永淡定等待结果。

“说得好……”

殿中倏然无声，只因萧峥猝不及防地开了口。他缓缓转身，玄色朝服衣袖舒展，抬臂抚了一下衣襟后，抬眼扫过在场的百官，眼神如出鞘之剑，叫人莫名生出一股寒意。

“天朝上邦不惧外族夷狄，说得真好。”他眯了眯眼，“你们在场的有几人真正上过战场？有几人知道一场战争需要耗费多少薪饷？会让多少士兵丢了性命？会造成怎样的生灵涂炭？”

在场的人都哑口无言，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。

萧峥未及弱冠便开始领兵作战，当初晋王的头衔便是因他以少胜多拿下晋城之后得到的，今天下兵马大权也都在他一人手中。更甚至，曾有大胆者声

称大梁现今的半壁江山都是由他亲手打下的。

若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先帝也不会将摄政王的位置交给他，说好听点是信任他，说难听点无非是怕他挟功自立，还不如给他个甜头保住皇儿的江山。

所以此时说到战争，朝堂之上，谁还有资格与他争辩？

“如今萧峻占据江东，一直伺机而动，若是耗费兵力在抵御外族上，才是动摇国本之举！”萧峥眸中寒光闪烁，“各位大人还有什么要说的？”

丁正一和王定永面面相觑，小皇帝的脸终于黑透了。

“嗯，摄政王……”李太后终究忍不住要为儿子说上两句了，毕竟昨晚都在她那儿号了一晚了不是。

“太后的意思本王明白，女子本就该得到尊重，正如太后您。”

哎？李太后心中暗暗思忖，这话说得倒是挺对啊。嗯，不是，她不是要说这个来着……

“推行新政已成定局，无须再议。诸位大人无事便退朝吧。”

“……”

萧峥一锤定音，拂袖率先走出大殿，留下一干大臣在他身后大眼瞪小眼。

刚出了宫门，赵全便迎了上来：“王爷，有人揭榜了。”

此次推行新政，除了江东地区之外，梁国其他地方都张贴了皇榜。不过有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祖训在，虽然大范围地撒了网，最后揭榜的人统共加起来也不过就七人而已。

听闻江南之地多才女，可是如今那里已经是吴王萧峻的地盘，所以当萧峥听闻七人之中竟有一人来自江南之后，心中十分惊奇。

而文素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江南地区的代表，她最大的心愿不过就是留在摄政王府混吃混喝，然后捞点银两外出谋生，过她的逍遥日子去。

揭了皇榜后文素便被带到了摄政王府，但因为其他距离较远的应征者们还未到，她并没有立即受到摄政王的接见，只是被安置在王府的一处偏院里，敬候佳音。

这一等一直到了二月底，春暖花开，柳枝抽芽，其他六位应征者终于到了。

文素吃了早饭，正无所事事地在自己的四方小院中欣赏院角刚开的一丛野花，有下人前来禀报说摄政王召见。

一听自己就要被权倾天下的摄政王接见，她赶紧奔回房捞起梳子梳了梳头发，又整了整身上的旧衣裙，这才跟着下人出了院子。



摄政王府占地极广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，院中树木多于花草，绚丽的色彩不多，青木灰瓦，显出一丝古朴素雅之态。

一路走到王府后花园中，眼中落入一汪湖泊。

清澈的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，偶尔被春风扬起一阵涟漪，洒在上面的阳光便如同碎开了一般，金光点点跳跃。

湖心设有一座八角亭，基座由白色大理石砌成，八个檐角各悬一串铜铃，正在风中叮叮当当，摇曳不止。

文素一眼便看到其他六位应征者站在亭中，因为离得尚远，又是侧着身子对着她，看不清相貌，只看出她们服色各异，唯一的共同点便是都着了色彩鲜艳的服饰，在这春日看来别有一番风情。

她垂眼看了看身上的素色袄裙，撇了撇嘴，再抬头，看到亭中还坐着一人。

广袖玄服，靠着围栏而坐，一只手搭于栏上，只用长长的绸带束了头发，垂着的发丝连同那绸带一起在风中轻轻飞舞，半张脸浸在阳光下，温润光洁，端的是姿如孤山待月，容若春晓花开。

文素心中啧啧称叹，当初还在家乡时就听闻晋王骁勇善战却貌动天下，如今虽未窥见详细，只这俊逸的风致便叫人折服了。

待走入亭中，摄政王抬眼看来，朱唇微勾，眉梢眼角风流尽显，文素只听到身边一阵吸气声或压抑的低呼。

好在她够沉稳，虽然摄政王美貌，她还不至于那么不争气。

“对不住，踩着你了。”右边有个跟她一样衣着素淡的女子挪开脚，不好意思地看了她一眼。

文素垂眼一看，自己的旧鞋上果然有个脚印，她刚才居然只顾着看摄政王而不知道痛！

这……算是沉稳吧……

“诸位能揭下皇榜来到此处，堪称女中豪杰，本王还是第一次见你们，各位不妨先说说自己的名姓和籍贯吧。”

萧峥的声音平稳低沉，话音刚落，文素果不其然又听到一阵心满意足的吸气声。

左边有人率先自我介绍起来：“回禀王爷，小女子名唤秦蓉，乃是太原太守之女。”

呀，官家千金啊！文素转头看向她，面若芙蓉，华衣美服，难怪难怪。不过……这位秦蓉小姐，你干吗一直对着王爷眨眼睛呢？

我说，你……其实是来相亲的吧……

萧峥扫了秦蓉一眼，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言。

之后又有人抢着介绍自己，巧得很，居然又是一位官家小姐。

而且更巧的是，这位官家小姐也是来相亲的。

第三位，第四位，第五位同样都是出身官宦家庭，并且都不约而同地对摄政王殿下挤眉弄眼暗送秋波。

萧峥稳稳坐着，只有嘴角越抿越紧。

“民女傅青玉，江西人士，出身贫寒，揭榜只为一偿夙愿。”

淡淡的聲音在文素耳边响起，她转头一看，先前踩了她一脚的女子眼睫微垂，朝摄政王行了男子的抱拳礼。

萧峥的神情一下子明朗了不少，甚至唇边都漾出了一丝笑容：“哦？你有什么夙愿？”

“愿以平生所学报效国家。”

亭中鸦雀无声，秦蓉等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她。

这女子莫不是疯了？还真想做官啊！

文素倒是对她另眼相看，没想到世间还真有这样胸怀大志的女子。

“傅青玉，不错，本王记下了。”萧峥微微一笑，似乎很满意。

傅青玉收了手站好，微不可察地舒了口气，文素感到她的紧张，想到接下来就要轮到自已，竟也忍不住紧张起来。

“你呢？如何称呼？”

萧峥转头看向文素，眼中一副探寻之意。刚才六位女子均已介绍完毕，那么只有她是那位来自江南的女子了。

“参见王爷，民女文素，来自江南。”

果然，萧峥上下打量了她一遍：“文？令尊大名是？”

文素蹙眉，王爷啊，您莫不是把我当成了江南书香世家之后了？

她爹其实不过只是个教书先生罢了。

“嗯，王爷容禀，民女家中贫寒，并非什么书香门第。”

“哦——”萧峥的确有些失望，不过既然来到这里，终归是有些本事的吧。他眼角一扫，看到秦蓉为首的几名女子正眼带愤恨地瞪着文素，心中闪过一丝不悦。

为了尊重女子，他已经将府中的几名侍妾都送走了，与青海国联姻成功之前，还没有新添几个的打算。

